

以翰墨為佛事



■ 雪浪洪恩 (圖一)

● 傅申

書法藝術的媒體是文字，故此一特殊藝術必定產生於知識分子的階層；而佛門的大德、高僧，亦必定是知識分子中的精英人物；是以在歷代的高僧之中；不但有特出的詩僧，如寒山、拾得、豐干、龐蘊等等，也必然有不同程度的擅書高手存乎其間。

對於歷代佛門書家的記錄，在宋徽宗時代所編的《宣和書譜》之中，列有內府所藏宋以前佛門書家作品的計有：隋代一人為智永，唐代十四人為元雅、曇林、懷仁、齊己、懷素、亞栖、高閑、警光、景雲、貫休、夢龜、文楚、靈該，五代一人為應之。宋人《寶刻類編》更錄有唐代碑刻中出於佛門書家者多達八十人。

至南宋咸淳三年（1267）陳思所

撰《書小史》，亦列有與前大同小異的高僧書家十餘人。近代史家方豪教授撰〈宋代佛教對書法之貢獻〉一文，則從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一書中摘錄出宋代以前之僧人書家計達六十五人；趙宋一代也有六十二人，又從其他書籍中摘出前書失載者十人，故宋代共計七十二人；至於元代計有釋溥光等二十四人；明代有釋德祥等三十二人。近人馬宗霍編《書林藻鑑》，除了隋唐宋元明諸代之外，錄有清代佛門書家十一人。足見歷代佛門之中，向來都有善書之士藏身其中。

就現今傳世的早期佛門書跡而言，實不乏烜赫名跡，聊舉數點於下：釋智永的真草千文不但刻本流傳廣被，影響深遠，而且還有墨跡本存

世，今人有福，如對真面！陳僧智果也有小字跋王羲之宗奉橘帖一行。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懷素自序更是適合現代口味，在台灣幾乎家喻戶曉。釋高閑的千文墨跡也幸而存世，與懷素表現了不同的風情。

六朝和隋唐墨跡的大宗，流傳到今天的自然要數寫經。其書法的水平雖然也有高低，但平均水準頗高，連趙孟頫這樣的大書家也曾自嘆為不可及，蓋時代風氣使然。那些經書中，除了可能是大部分出於當時的「書手」或「群書手」，或今人概稱的「經生」之外，也有一部分是出於「沙門」、「比丘」或「清信弟子」之手，對於他們，我們也可以將之歸納在廣義的佛門書跡之中。

在唐代的佛門書家之中，還有僧懷仁的〈集王羲之聖教序〉，以及僧大雅的〈集王羲之福興寺碑〉等等。尤其是前者，對於推展王羲之書風的影響，起著極大的推波助瀾之功，他們在書史上的地位，也非一般書家可比。

隨著佛教的東傳，在日本寺院中，還保存了不少在中國失傳的宋元高僧書跡。其中有被日本政府登記為日本「國寶」的，如圓悟克勤

(1063-1135)的〈印可狀〉、密庵咸傑(1107-1186)的〈法語〉、無準師範(1178-1249)的〈與丹爾弁丹尺牘〉、清拙正澄(1274-1339)的〈遺偈〉及古林清茂(1262-1329)的〈月林道號〉等等。至於被登記為重要文化財的，如蘭溪道隆(1213-1278)、無學祖元(1226-1286)、中峰明本(1263-1323)等



■ 憨山德清(圖二)

一念忘緣寂寂，
孤明獨照惺惺。
看破空中閃電，
非同日下飛螢。

等的作品更是不勝枚舉。由此可以證明，他們的書跡，不僅是在禪宗史上，在書法藝術史上也有其一定的位置。

以下是我在撰稿期間所見到的這次徵集的部分展品，作一簡略的介紹。展品的圖錄，是按書者生卒年的次序；而我的介紹為了便於討論，將其中的黃檗宗和書畫僧各為歸類，於是稍稍打破了原來的次序，首先介紹以上兩類之外的明清作品。

雪浪洪恩（1545—1608）為後和先生書小楷五律五首摺扇。這是法師在丁亥春四十三歲的英年所書，堪稱詩書二絕，其用筆結體，醇雅之極，略無煙火之氣。明末袁中道亦贊其書曰：「雪浪書法道媚」。比較雪浪的生年，當早於董其昌十年，故能免於董氏柔媚之習。而另一書家文徵明亦

尚在世，其書竟也能免於吳派末流乾枯之習，真是難能可貴。（圖一）

憨山德清（1546—1623）行草書遺偈。這一條幅的分行布白，有一個很大的特色，即上下字的間距特大，遠超過行間的距離，清人寫篆隸的章法雖是如此，但左右字必界格整齊；書史上以疏朗見長的董其昌（1555生），一般都說是效五代楊凝式的〈韭花帖〉，也沒有這樣的極端。據董氏《畫禪室隨筆》記萬曆戊子（1588）曾與袁伯修等訪憨山禪師於龍華寺為禪悅之會，由此可見董其昌的行氣可能還受到憨山的影響。此軸的用筆不慍不火，圓轉流灑，兼誦其偈語，直令人勘破紅塵。此軸曾為梁任公（啟超）飲冰室收藏，慎重題籤，並有辛酉年（1921）題跋，益為此軸增色。（圖二）



■ 阿字今無（圖三）

